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羅鍋軼事 第十三回 劉佟林與民泄忿 馬鳴冤井中撈屍

財帛本是真實，自古到今稀罕。 能制宅舍共田園，有錢實在方便。

行路不用步走，動身車馬當先。
使奴喚婢得自然，站在人前好看。
銀錢本是賊物，無義之財休貪。
作官為財將心偏，惹得庶民恨怨。
即便是一財主，操心費力不安。
逢到夜暗胡盤算，恐怕賊盜攪亂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話說佟家兩個惡奴張功、李能，被范孟亭打敗帶傷，上馬跑回佟家塢，將兩匹馬拴在槽頭，往書房而來。見了佟林，打千說：「回稟大爺，奴才二人奉大爺的命，去拿二女，在北大道捉獲二女，又被老道喝令一個兇惡的推車漢將我二人打傷，劫去二女，還要找上門來，說燒咱這房子如同燒狗窩。」佟林聞言大怒曰：「你二人且歇息這一夜，明日我多派人訪拿老道、范孟亭並這二女，量他們也走不遠。」

兩個惡奴歇息去了，一夜無事。

次早佟林派多人去訪拿老道，范孟亭並二女。忽聞門外打得卦板連聲作響，佟林說：「門外有算卦的先生，張功你去將算卦的先生喚進府來，算一算妖老道、兇惡的范孟亭並二女逃往哪裡去了，你等好往那裡去找。」張功答應往外就走，來至大門以外，見算卦者正是昨日那個老道。

暗中交代，劉公與范孟亭清晨起來，劉公說：「我今晨去到佟家塢訪一訪佟林的實在的惡跡，如天至午時不回來，你可到佟家塢，佟宅前去找我。」故而劉公來至佟家塢佟家門前打卦板，忽聞門內說：「俺家主人請你算卦哩。」劉公瞥見從院內出來之人，正是昨日劫二女之惡奴。自知今日躲不開災星，凶多吉少，為國為民之心盛，將性命置之度外。若不入佟府焉能訪得清白？又聞惡奴笑著說：「老道呀！隨我進來罷，今日該著你發大財了。」劉公昂昂不睬，隨他進了大門，穿宅越院，來至抱廈廳，窺見上面坐著一人，面帶兇惡，看那形式自尊自大，坐而不動。只見昨日那兩個惡奴走近惡霸的面前，躬腿打千，口尊：「大爺，此算卦的老道正是昨日在路上喝令推車兇人打回我二人，搶去二女之惡道。」惡霸佟林聞言，將二目一瞪。吩咐眾惡奴：「把這惡道捆了，吊在馬棚，待大爺我用皮鞭抽他，拷問他那推車的兇人並二女往哪裡去了，再作道理。」

眾惡奴聞言，吶喊一聲，趕近前七手八腳把劉公四馬攢蹄捆起，搭在馬棚用繩吊起，佟林提皮鞭竟奔馬棚，這且慢表。

卻說佟林之妻喬鳳英，年方三十二歲，秉性賢良，所生一女，名喚金寶，已然三歲。悶坐北樓，思想夜得一夢，不知主何吉凶？丈夫素日無惡不作，遂向丫鬟說道：「我夜間偶得一夢，夢見天上的太陽墜落在咱這院內，紅光繚繞，倏忽而滅，落院黑黯。一陣狂風刮得房屋皆已傾倒，不知主吉主凶？忽聞烏鴉在樓前亂叫，此時我心神不寧，彷彿有什麼大事是的。」

正然講話，猛聽前廳喧嘩之聲，說：「你大爺又不知作了什麼無理之事，你快去請你大爺，我有事相商。」丫鬟答應下樓去，不多時回至樓上，稟道：「眾人在前廳綁一老道。大爺說：『打死了老道再回後樓。』」喬氏鳳英聞言，心中一動，說：「你再去請，說我有緊要之言語與你家大爺說。」丫鬟答應，去不多時又回來說：「大爺見我去請，他老就有了氣了，說：『你滾回去，我打死了老道再上後樓與你老算帳。』」喬氏鳳英一聞此言，心中不悅，暗想：「丈夫所作皆是無法紀之事，又兼所作之夢不祥，今又無夫婦之情，日久必有滅門之禍，不如一死道也乾心。」遂命丫鬟前去泡茶。趁此空，把繡花汗巾拴在窗櫺上，把心一橫，遂自縊而死。

這惡霸佟林手提皮鞭要打劉公，忽見丫鬟氣喘吁吁，慌慌張張跑了來說：「大事不好了，大奶奶在樓上上了吊了。」佟林聞言吃了一驚，忙吩咐：「爾等皆隨我到後樓上去救你家大奶奶去，教老道多活一時，量他插翅也飛不出佟家塢。」眾家奴一擁皆奔後樓去了。

此時正是午時，范孟亭交午不見大人回店，心知大人有了閃錯，忙忙把熟銅鑊插在腰間，一直奔到佟家塢，天已過午，闖進佟家大門，並無一人，耳旁聞見西跨院有人哼哼，闖入西跨院，一看乃是馬棚，見棚內吊著一人，近前一看，正是大人在此遭難，遂放下吊來，說：「大人在此等我，我進到後面去拿佟林。」劉公說：「不可鹵莽，寡不敵眾，咱弟兄且回公館調兵拿他才是。」范孟亭聞言，把劉公背負起來，出了大門，並無一人攔擋。哪知道眾惡奴皆往後樓救大奶奶去了。他們只知未有人敢入院偷竊物件。這個時候范孟亭把大人盜出，大踏步竟奔德州城。在路正行，見迎面來了一輛轎車，臨近一看，乃是兩名公差押著陳玉瓶、丫鬟二人去到佟府獻功請賞。劉公叫道：「兄弟，快去劫那車中二女，正是陳玉瓶，丫鬟二人。」范孟亭聞言大怒，放下大人，手執熟銅鑊趕將前去，一鑊一個，把二公差打死。二難女跪在地上叩頭，口尊「恩人，難女兩次皆蒙恩人相救，實同重生父母，再造爹娘一般。」范孟亭說：「小姐請起，我尊的是大人的命令將你二人救下，我有何德能！」

陳玉瓶問：「哪個大人？」范孟亭說：「那廂立著的老道，乃是劉吏部改扮老道前來私訪民情。」陳小姐聞言，心中暗喜，走至劉公面前，口尊：「乾爹，你老安好？」劉公說：「一同上車，隨本部堂進德州南關小店中，暫且存身。」隨即一同上車，范孟亭搖鞭，霎時進了南關，入了小店。

劉公寫了一封字柬，命范孟亭將柬投在北關公館，范孟亭遵命，手持字柬，奔到公館投文。劉安接過去進上房拆看，立刻將范孟亭接入上房落坐獻茶，問：「大人在於何處？」范孟亭說：「在南關小店。」劉安、張成立刻派州官去接大人，調了五百兵並差役一同竟奔佟家塢，不多時到了佟家塢，佟林並未防備，范孟亭掄鑊在前大喊一聲，「快！快闖佟家院。」劉安、張成隨後往裡闖，兵馬一半圍住佟宅，一半人馬隨同入院，逢人就捆，遇人就綁。在佟宅搜查已淨，家宅查封，留兵把守，餘著率領入城。此時劉吏部亦入了公館多時，劉安、張成、范孟亭入公館給大人請安，回明抄拿佟林之事。劉公立刻乘轎至州衙，假州官公堂辦事。劉公升坐公堂，吩咐：「帶要犯。」人役吶喊，人犯佟林等帶到兩旁，人役接聲「喳。」只聞索鐐之聲唏哩嘩啦來至公堂，眾犯跪倒叩頭。有被佟林所害之家，皆來遞冤狀，哀求劉大人嚴究眾犯之罪。大人一一接了呈詞，閱畢，命受害的眾百姓列兩旁聽審，判斷佟林倚勢橫行，目無法紀，飭令抬銅鑊了；張功、李能助紂為虐，無惡不作，飭令了；一下餘者，惡奴發往黑龍江及煙糧極邊充軍；州官毛文英貪圖賄賂，縱惡妄為，著革職，永不敘用；所有佟林霸佔良家婦女訪本家主人找保具領狀領回，安分度日。所有佟林霸佔百姓田產，准本業主遞原契紙查驗明確，取保具狀領回管業。

所有惡霸佟林的家產一半賑濟被害的百姓，一半入官貯庫，發落已畢，眾百姓歡聲如雷。

劉吏部調轎回了公館落坐，口喚：「乾女兒，你亦當回家省親已畢，再奔北京見你乾娘去，這有我一封家書，你捎了去。

還有白銀二百兩，你二人攜了去作路費，並安家。」二女謝了大人，乘轎回家去了。不表。

劉公對范孟亭說道：「賢弟，你別乾推小車的生意了，你隨我赴濟南府聽差，訪拿國泰立功，回京時為兄保你都司守備必現成，你可樂從。」范孟亭躬身打千，口尊：「大人的提拔美情，小人願從。」劉公大悅，二人同桌用飯，同榻而眠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日清晨淨面，用了茶點，吩咐下去，調轎奔濟南府。立刻劉公乘轎，人馬滔滔出了南關，離城走了二十餘里，從東路跑來一匹白馬，脖子上帶著一條韁繩，上有血跡，至轎前立住不動。劉公心知有異，吩咐：「劉安、張成急速隨馬前去驗其動靜。」二人答應，隨著白馬往東行有十五里，白馬來至井台站住不動，嗷嗷亂叫。二人來至井台，望井內一看，見井內有一死屍。立刻回到大人

轎前回稟：「在此東邊，離有十餘里，井中有一屍，請大人定奪。」劉公吩咐：「轎夫抬轎到井台驗屍。」

不多時人馬已至井旁落轎，劉公下轎，上了井台一看，見井內果有一屍，轉身命「劉安、張成速到前莊去喚地保。」二人答應乘馬來至前村，喊叫地保，只見一人從莊內走來說：「我是此處地保，你二人有什麼事？」張成說：「吏部尚書劉大人從此過路，見前邊井內有一屍骸，故而喚你帶著梯子繩子僱兩個人，急速前去方好。」地保聞言，口尊：「二位爺，此事現成。」

轉身入村，立刻帶來兩名人夫，扛梯攜繩跟隨，不多時一同來至井台旁。地保跪在劉公面前說：「李家澗村地保李泰迎接大人。」劉公問：「你當了幾年差，這村有多少戶人家，有不法之人否？」地保李泰說：「回覆大人，小人充當地保十二載，這李家澗村有千戶人家，並無違法之人，皆是安業良民。」劉公聞言，點了點頭說：「井中有一死屍，急速打撈出井。」李泰答應下來，命二人夫下井撈屍，把梯順在井下，下去的人夫把繩拴在屍身，不多時將屍拉出井口。李泰回稟，劉公走近屍前驗看，見他年紀在二十上下，非是莊農人，是一讀書學生模樣，渾身無傷，腹內無水，亦非落井身死，只見脖項有繩傷，原是勒斃後扔在井中。扭項問李泰：「你認識此屍否？」李泰回稟：「連這鄰村並無此人！」劉公說：「這有十兩銀子，且買一口棺木盛殮屍身，招哭主認領，給本部堂打公館，斷明此案方赴濟南府。」不知李泰怎樣回答？且看下回分解。